张路遥

心9

2008012671

Seth的心理学前沿问题课是我2010年秋天转系到心理系后听的第一节课。在心理系的3年里，我修了 Seth 的全部三门课。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说并开始使用R。当我在研究生院看见很多美国同学对R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总会想起Seth。不知道后来Seth是不是继续这样，但是至少在9字班和0字班上前沿问题课的时候，为了更好地了解我们，Seth每周课后都会请3-4个学生和他一起吃晚饭。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个这么做的教授，这让我觉得新奇，同时也觉得这个老外确实还挺把教书当回事的。

Seth帮过我一个大忙。他在申请截止前3天的时候火线救急，给我写了一封推荐信。之前说好给我写推荐信的教授人在外地，邮件、手机都联系不上。申请需要三封推荐信，我当时只有两封，没办法，只能求助于Seth。Seth为难了几秒就答应了，花了2个小时写完了信。我记得那是2012年底，北京已经冷得哈白气了，我和Seth坐在他照澜苑6楼公寓的书房里，两个人绞尽脑汁回忆以前上课的细节，希望能找到一些可以放进推荐信里的素材。书房里有一台巨大的跑步机，上面搁着个电脑，那就是他自我实验的器材和设备。桌上堆着一些揉皱的纸巾，上面有斑斑点点的血迹，我估计是他测血糖没来得及收拾。客厅很奇怪，除了一台冰箱，基本就是空的。

直到那个时候，我都没完全确定是申博士还是硕士，想边申边看，有合适的项目、学校录取了再说。我记得Seth一边写一边问我为什么不读博士，我说我觉得自己不是特别喜欢做研究。他听了既不高兴也不生气，就特别平静地说应该试试看申博士，因为美国的科研环境、风格和中国特别是中国的本科很不一样，说不定尝试过了我就会喜欢上做研究。当时我确实是没考虑清楚，只说打算再看看。Seth好像是叹了口气，但还是鼓励我说凭我的成绩，一定能申到个很不错的硕士项目。

再后来就3月份了，Seth发邮件问我申请怎么样了。我说香槟给了offer，密歇根州立是候补，宾州州立、明尼苏达和康奈尔都给拒了（其实我应该只告诉你们谁给了offer……）, 哈佛还没信儿。Seth回复说挺好的，问我能不能等到哈佛答复了再接受香槟的offer，我当时想你这个同志怎么图样图森破呢，谁不知道大多数人申哈佛跟我妈买菜路上花2块钱买体彩性质差不多，但还是回复他说反正4月15号之前都不用决定。大概又过了2周，哈佛的拒信如期而至。

总之，如果不是Seth当时给我写了这第三封推荐信，我连申请材料都凑不齐，更别说录取了。

后来天气暖和了，也没再见着Seth，听说他回加州处理私人事务，连毕业典礼都没参加。我离开北京的时候给他留了份礼物。这是6月份的事，9月份他终于来邮件说看到了礼物，很喜欢，还问我在香槟怎么样。我说一切很好，说下次接待他去南京（我老家）玩儿。他很高兴，又问了我在香槟学什么方向，导师是谁。还说恐怕我出国了回家机会少，要在南京碰头怕是不容易。我心想这事儿有什么可着急的，时间多着呢，又简单介绍了一下专业。他再次回复说专业很不错，以后既可以做研究也可以进公司。当时刚开学事情多压力大，这封邮件我想起来回复的时候已经是4、5天之后了，也就不了了之了。我总想着反正以后有的是机会和时间见面，中国不行就美国，Seth能跑哪儿去。

再后来他就去世了。